

無錫華氏

慮得集

承先堂藏板

家勸

祭禮習目

冠婚儀略

治喪記要

詩

文





重刻慮得集序

慮得集者華貞固先生所以訓

其子孫者也先生遜其智居其

愚若曰是千慮之一得云爾多

譯其旨淵乎淵乎味之有不可





窮乎昔者聖人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是故飲酒而旨之惕然  
曰後世必有凶於酒者見色而  
悅之惕然曰後世必有亡於色  
者謂其可欲也凡人之所欲未

有不足以殺其身而凶其家國  
者聖人慮之於遠故得之於近  
慮危而得安慮亂而得治慮凶  
而得存推此類也一舉口而慮  
無與戎矣一舉足而慮無冥行



矣一舉念而慮無非幾矣夫人  
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  
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  
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幾也是  
故先生之訓其子孫者摠其要

而示之曰禮又提其要而示之  
曰慮以明諸心禮以守諸躬自  
鄉黨自好而上至為賢為聖率  
由之先生當

皇明始興復歸於錫迄今二百



五十年子孫繩々不替甲於他  
族水之放海者發源必遠木之  
干霄若植根必深讀茲集者觀  
其淳龐敦朴之意可以知其發  
源之遠植根之深得此而弗失

寧獨與國無終極而存與天  
地無終極而存可也其八世孫  
繼祥重刻茲集而廣布族人是  
能慮者也是能得而弗失者也  
於是乎書



萬曆甲寅孟夏同邑年家子高  
攀龍頓首拜書



慮得集引

珣嘗讀史以觀古今之人矣夫所謂世家者其  
必賢宗祖肇積厥德而貽後以德斯衣冠蕃衍  
傳之不窮所謂不善之家者戾乎是匪直家也  
雖國亦然匪直數十百年前也雖數十百年後  
亦然匪直吾邦之人也雖九州四海之人亦然  
此古今此德不替如此矧德之言得也理得於  
心也欲理之得於心必由乎慮苟能慮焉何德  
之不可得也慮得之所以名集也無錫華胄出  
於南齊孝子寶盛于宋元及于我



朝文獻綿綿不衰蓋肇積貽後以德者歟觀其處  
已勸家冠婚喪祭無慮萬言無一言而非至言  
無一事而非常事事事皆可常行而非高遠信  
乎有德者有言也惜其傳世已久板刻磨滅而  
賢子孫重壽諸梓以昭先德傳之無窮之微不  
誣矣夫貞固處士公愷作斯集處士曾孫守敬  
重刻斯集於戲今世之世族大家其亦鑒于斯  
集於是乎引

成化辛丑臘月之吉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兼修

國史 玉牒青齊劉珣書



貞固華先生慮得集序

曩余在鄉里時嘗識隆亭大族華彥清氏彥清  
師永嘉陳子貞先生學詩文有稿曰黃楊集刊  
行于時余時幼未及知也余實華出先母於彥  
清爲從祖姑則余於彥清爲從中表兄弟也余  
稍長旣出宦遊湖海間不得相從游晚得歸鄉  
里而彥清已歿一日因造鴻山前屯部負外楊  
德彛家數於其座上見一士服都布單衣頭戴  
華陽巾視其動作則雍容而詳雅聆其詞旨則  
博辯而簡要與之論議政事商確古今則甚合



禮度而中肯綮心竊異之私問其誰何於德彞則曰此華彥清仲子公愷也余因憮然曰鄧林之木必大江海之魚必巨理信然也然以余家去公愷所居逾六十里雖加敬慕而不得時相會遇既而公愷以病歿又不得與執紼心常慊焉後數聞人談公愷當病葦時召諸兄弟子姪從容就別乃索紙筆作詩自述以辭世其詞曰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逍遙天地間余聞而益異之公愷歿已二載洪武戊寅三月之望其冢子伯諄從軍於茶陵回造余於

學齋持其父所遺稿凡若干卷曰慮得集拜而請曰先父存日以先生相去遠不得日親炙然常語某輩必稱道先生名今先父已化去幸有遺稿存于家願請一言以叙其端庶乎死者不憾於來者之不聞也余得而讀之觀其所撰家勸者始則歷叙其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自述其平生立志之勤勵終則戒其子孫之守成皆簡而得其當其治家亦有法矣其所編冠婚喪祭之禮一皆法於朱子家禮而取其不悖於古而可行於今者爲之若夫世俗鄙陋之習釋老



齋醮之教一皆斥去不用非其平生學問之力  
識理之明者不能也至於治田園守禮法不儉  
不奢不約不泰莫不悉有條理故能間關亂離  
中不犯怨嫉不觸刑辟卒保家徒者良有由也  
至其所著詩則清新冲淡得詩人性情其所爲  
文則雅健簡古無脊拖氣習展誦數四因自咎  
曰華彥清氏余中表之賢兄也余旣以幼稚而  
不得與相從其子公愷之母族之賢子弟也余  
又以老退而不得與相處生雖識其爲人而不  
得而悉其詞理歎而視其遺稿而不得重見其

顏面余有負於公愷矣公愷生於大族彥清旣  
能流芳於其前而公愷又能繼志於其後華氏  
父子何多賢邪若其所著家勸祭禮習目冠婚  
儀略治喪記要等篇皆有宜於今者固當表而  
出之以爲鄉閭法式又非華氏一家所當私秘  
也伯諄崎嶇戎馬間寶藏先稿拳拳不忘而必  
請叙於余公愷可謂有子矣顧余筆扎荒陋不  
足以發揚幽光不能無愧於伯諄然伯諄請堅  
故不敢峻却乃爲叙其端以成其志云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望日前奉議大夫



王府右長史邑人錢仲益序

貞固處士傳

處士諱悰韡字公愷姓華氏貞固其自號也系  
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家無錫隆亭里高祖友  
聞元時嘗仕有祿始遷居堠陽曾祖璞素不樂  
仕進執政嘗以官起之辭不受祖鉉爲都功德  
使司都事年二十六以病謝事尋卒于家祖母  
陳氏守志不渝有司上其事朝廷爲旌其門曰  
華婦陳氏貞節之門里曰旌節里鄉人榮之父  
幼武字彥清號栖碧先生事母以孝行稱經理  
家業日底蕃盛母鄧氏顧氏俱有婦道處士自



幼警敏爲父母所鍾愛刻志讀書雖祁寒盛暑  
不輟尤嗜易學於諸家傳註靡不畢覽以求其  
指歸元季兵亂奉其親往來蘓松間雖艱難困  
頓而甘旨之養承顏順志無毫髮不得其歡心  
也

聖朝洪武初仍還無錫以父命構新居于延祥里  
耕田鑿井益務勤儉嘗曰使吾而以享祿爵儲  
貲財紹繼先業如往時之盛非吾之所敢知使  
吾周旋詩書以禮義之習維持宗族俾子孫躬  
耕食力毋玷志辱先此則吾所當勉勉不忘者

也於是斟酌古禮以冠婚喪祭之儀可通行于  
士庶者纂若干條附以古人嘉言善行總爲一  
帙名曰慮得集傳示其子孫復手編族譜自孝  
子而下若干世遠者舉其槩近者書其履歷卒  
葬之詳支分派別各有統緒大要遵蘓氏譜法  
而又加精密焉生平好自檢束雖燕居衣冠必  
整遇意有不平亦從容以理自遣不肯有疾言  
暴色雅樂施予周人急難朋友有相契者延致  
于家款遇盡誠始終未嘗稍異嘗自以處卑賤  
不得施惠及人乃習岐黃氏書多蓄善藥鄉里



有告病者輒濟之雖非以此爲業而人多賴以全活故義聲洋溢于東南士大夫爭欲識其面凡論故家舊族子孫之善於保守先業者必以處士爲首稱洪武丁丑年以病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七子三人興仁興叔興定皆彬彬好學孫男十有二人

贊曰我先子遊吳中時處士以師禮相待晚年過無錫必館寓其家嘗歸語友同曰華處士以患難之餘操守自若况子孫女婦皆務積善以相承厥志未必賢者之偏華一門也殆亦士之美行刑于家者其効有不可誣耳小子識之嗚呼詎意先子之言在耳而處士已不可見邪悲夫

永樂十一年春三月初吉前修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浦江趙友同撰



貞固華先生墓表

毘陵貞固先生沒之後五十三年爲正統十三年其子興定書狀令子宗禎來 京師過予拜且請曰宗禎先大父沒且有年矣吾父嘗慨不得賢士大夫文以表諸墓道故敢以請予與先生世忝姪好辭弗獲乃按狀先生姓華諱棕韓字公愷貞固則其別號也其先出南齊華孝子寶之後宋高宗南渡始著姓于無錫之隆亭里高祖元時仕有祿食遷居於堠陽曾祖璞素不樂仕進有宰執嘗起之以官不就祖鉉仕元爲



都功德使司都事卒年二十有六祖妣陳氏守制不渝朝廷旌其門曰貞節改其里曰旌節父幼武字彥清號栖碧事母以孝聞先生幼穎悟嗜學不輟博洽經史而尤精於易元季兵起奉其親往來蘓松間雖流離顛沛務欲得其親之歡心

國朝平定先生奉父命還無錫居延祥里有田若干畝又書若干卷耕讀之暇斟酌古禮以冠婚喪祭之儀可通行於士庶者條而錄之附以古人嘉言善行總爲一帙名曰慮得集嘗編華氏

族譜大要做例而加詳密焉先生生平好檢束雖閑居燕坐衣冠必整肅遇事有不平卽以理自遣未嘗有疾聲遽色又旁通軒岐之術而家多貯善藥遇有疾者卽施之不索其價由是名聞遠邇人多德焉東南舊家大族之子弟能保先業於不墜者蓋以先生爲首稱云洪武間累徵孝廉通經儒士俱以疾辭生於元至正辛巳七月九日歿於洪武丁丑九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其月二十六日葬于梅里鄉羅村壽山之東垣配錢氏婦道毋儀咸能中禮已有翰林



編修雲間陳詢爲狀五經博士吳門王進作文於墓詳矣生子三人長興仁次興叔次興定皆讀書能承先志孫男宗長等十三人曾孫男守德等三十三人玄孫男澤麒等四十五人嗚呼先生以殷富之室詩書之裔敦厚之質博通之學是宜享有祿仕遐躋壽考何天豐於彼而嗇於此也耶用是表諸墓道以暴白其潛德以永先生於億千祀云

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吳郡陳鎰撰

慮得集卷之一

家勸一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於忠厚是以傳世長久今以三一承事爲第一代四二承事爲第二代五八承事爲第三代千三承事爲第四代十一將仕爲第五代慶五監稅爲第六代通四總管爲第七代淳二都事爲第八代栖碧處士爲第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竝無不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迨今可考族中或有不由善道者遘遭咎患其驗甚



明不可不鑒也先公以此訓我矣至我爲第十代不幸蚤罹兵火產業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於富侈設使贍足尤用儉約必弗過爲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強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况在培養之時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與仁兄弟爲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爲第十二代竊冀此後尚或多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修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力行之則根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矣勉之勉之

愚見祖宗爲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旣積德又積財田廬產殖亦不爲少矣自兵火之後貲業所存者幾何而宗族之子孫賢者愚者尚有雖各分散則均是子孫也是知財不足爲後世計德



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慎守而培固之  
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之乏  
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不賢雖貨貨克  
積亦弗能有適足爲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能  
景行前哲以義爲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不以  
積德爲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爲  
業自隆亨至堠陽丘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  
存傳來久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  
三一承事爲第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

顯高祖於元初爲微官卽休歸曾祖尤退讓不  
仕祖爲都功德使司都事不滿秩而病卒祖母  
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終身不慕榮達  
也自念上世出處旣如此敢不自量乎惟願子  
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之  
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  
流芳者亦何不可哉

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童時讀小學  
大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周旋仰  
成常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立



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  
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  
一善之可稱先公則喜見於色賞我文房之具  
雖珍藏者弗惜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也嗚  
呼物雖不存而諄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  
學冀於成人竊揆如是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  
淑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乃  
無一遂亦由稟質柔弱過乎畏慎而然深省所  
敝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  
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比比若  
是屢試屢驗至今亦然尚不敢自棄自暴罔敢  
忘乎先訓也抑自知已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  
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碌碌而  
無聞也尚何言哉

家勸二

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  
鄉貧困殆甚幸遇

時平遂謀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  
所在宗祀屬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  
有成吾歿亦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墓旁



無已田可耕生理爲之若何我拱手卽對曰敬  
依尊命無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  
於是徑造無錫適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  
先公爲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  
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  
月也是秋始克構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  
糧生計尚踈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  
售別田互易爲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  
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  
行來春則先公遂棄世矣嗚呼力不及養抱恨

終天也所儲之貲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  
自是以來治田爲生或歛或給迨乎爾輩稍長  
爾母躬勤紉績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無贏餘  
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修葺  
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爲惟  
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  
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母未能豐  
贍祀先未能遂意每不安耳爾輩常宜體此而  
加勝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可也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爲之自



我者不過如此而亦書之于册者無得而爲美  
觀也欲使爾曹知之念之而有與感于心焉耳  
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也其各愈勤所務爲兄  
爲弟爲子爲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  
順之則福祉備膺矣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  
百祥此之謂也

茲今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  
顧瞻聽各力爲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  
穡之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  
以裕庇也自茲以往共生和氣共隆恩愛共習  
禮讓毋懷私背公毋聽讒尚詐苟薦於義何嫌  
乎爨之不同也常棣斯干等詩別書以示之將  
切已事情許條于後用爲規勸其審聽之其切  
記之其勿怠而勉勵之吾亦因斯而自省焉

稅糧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  
精粹子粒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  
較力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  
完辦慎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  
危身比見多矣尤宜慎之及舟車脚力工  
食鈔米卽須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



該當差役聽受趨赴毋吝毋忽

田地戶管該科稅糧須是從實如有推收及時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易價物卽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陰隲也立契却須明白

凡遇事務須要明白叅問具陳情實精思詳慮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己見勿恃己能勿遂己欲

凡聞間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卽時明白面問不得藏疑恐成積怨大抵間言不入於

耳便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卽是其爨要在常加省察苟能責己恕人不介胸中尤爲盛德也

所種田地雖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省力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轉合收售無力願讓方可獨爲切不可彼此瞞昧而務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懿縱多潛有無乃太慚乎最是



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  
爲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於  
兄弟以御于家邦亦此謂也念茲在茲式  
相于好毋相學爲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  
後必有害試略言之夫得失徃復物理之  
常今日兄能瞞弟他日弟亦瞞兄雖欲禁  
之末由也已 在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  
及眼妬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陰損之  
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  
兄弟不睦初則競收奪買後則爭費致訟

財產不爲己用而爲他人之利終弗覺悟  
可悲也夫此須克己改之爲貴

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

取與之際常存陰隲以濟物爲心種德於子

孫

處事接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

慈善之心忠孝之道吾家歷代循守

傷人之財害人之事吾家積祖不爲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吾徒之所當然者



乃日用常行之道也

冠婚喪祭粗有成式蓋是遵今攷古量事度力而爲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略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胎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安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爲是太用力又不可量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慎養切不可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

凡屋舍床帳器用首飾衣衾等物苟完而已勿爲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竝不許製留永以爲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焉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附焉近年

欽頒教民榜內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遞遷之親盡之主遞遷則祭告而藏于墓凡祀先節式祝文具載祭禮習目惟遷主藏墓則更攷古禮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夫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通而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體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及我誠爲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堂旣遷之矣至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遍祭之先從隆亭之報親及大墳次及堠陽之厚本冷村之善慶羅村之壽山是皆昔者之庵名今以名墓爾次第而祭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爲久曠而弗安凡遇春祭我宜年年自備預爲辦完一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他必須力行毋吝毋後

祭物肴饌稱家有無必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污葷則俱葷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毋使遠者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



之道也俗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菲薄我如何安享其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永體之祭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哀泣耳

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汝曹辦祭墳時可兼設米食麵食各一牒有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文載于祭禮習目苟能行之亦爲

### 慰我之心

本宗祖墳自報親之上先代之墓不知在何處深可歎也戴聖之南尚有華墓一所旁居有姓華者在其勢彷彿似我家所爲昔者未能明爲何代故弗之認吾常以此爲悵快而不能忘耳

### 家勸三

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爲善則成爲惡則敗理之必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怠



爲善之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巖墻之下勿囿於  
數斯可矣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立甚難  
覆墜甚易故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  
勇爲則何善之不能行亦何惡之不能去哉斯  
其成敗之所由也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  
載甚多而今日見者亦不爲少勉之勉之勿以  
吾言爲迂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克營吏卒及爲僧道  
屠儉幹僕之類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虜  
掠妄殺及一切不善之爲須以仁恕忠勤  
爲本

賭博飲酗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  
一致也

今之田產粗可以爲衣食歲供之資苟能勤  
儉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  
求或貪而致悔也且富者衆怨之所歸也  
家計苟完則足矣踰分則甚非也慕虛名  
而取實禍切以爲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  
則克已而推以濟人斯吾之素願也汝曹



其念之

凡此乃家居之常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道德賢人君子之所體用者在乎經書之中不可不讀不可不習若能習與性成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使後世稱爲良善之家子孫不亦美乎不亦美乎

慮得集卷之一終

慮得集卷之二

祭禮習目

時祭奠獻禮節

拂拭

先期滌器洗金排列椅卓省蒞躬視具饌完備以待酒簋皆令極熱設盥盆帨巾盥手

設位

依位列坐次匙筋酒盞盥楪醋楪蔬果肴脯置茅沙於香卓前 卓上置盤盞 燃燭焚

香



請主

主人躬詣祠堂告曰某孫某以某節有事于祖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子弟以筭載主主人前導至於祭處依次就位序立揖

參神

主人進詣香卓前跪三上香退與衆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降神

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盤盞內酒酌于茅沙

俛伏興退與衆再拜

進饌

上魚肉米食麵食炙肝炙肉左羹右飯乃行

三獻

初獻

斟列位酒從尊至卑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酒酌于茅俛伏興退子弟讀祝跪于主人之左讀畢主人與衆再拜徹列位酒反盞故處

亞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如前俛伏興退與衆再拜徹酒反盞故處

終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同前俛伏興退與衆再拜不徹酒

侑食

添酒滿扱匙飯中柄西正筯主人斟酒主婦扱匙正筯主人主婦立于香卓之左右稍前同再拜復位或但揖退與衆再拜遂出闔門或降簾拱俟于外食頃復入序立

進茶

主人主婦分進各位之茶拊位則子弟婦女分進祝嘏主人跪受福祝跪其辭曰祀事旣成祖考嘉享伏願脩承多福保族宜家敢告

辭神

焚祝板及楮幣主人與衆再拜遂徹

奉主歸祠堂

如來儀焚香致敬而退遂餽

祀先之禮世俗疑古制難行而未講茲者遵今攷古舉其要而易習者試之冀能漸



復于古焉謂如初獻主人斟酒亞終獻則  
主婦子弟或親賓行之竊恐不便但今親  
供執事以佐主人可一誠敬之心爾未敢  
是否

欽遵祝文

洪武六年祭禮祝板式

維洪武六年歲次癸丑 月 朔 日

孝曾孫某敢告于

曾祖考

曾祖妣三代並同

節序流易時惟仲春夏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

以廢品染盛醴齊恭修常事以

其親某人某氏祔食尚

享春夏秋冬四時改用如無祔位不用祔食句

洪武二十七年教民榜內祝文式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

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

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  
四時交代隨其寒燠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



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  
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  
立至有今日皆

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  
者節屆孟春夏天氣將溫熱追感昔時不勝永  
慕謹備酒肴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  
享

家禮時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昭告于

某祖考妣依祠堂神主稱

氣序流易時惟春分夏至追感歲時不勝永慕

考曰昊天罔極謹以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

享

辭神祝嘏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承多  
福保族宜家敢告

忌日祝文請主告云今以某位遠諱之辰

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告于

特位卑者則云兄某告于某位

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曰



昊天罔極謹以粢盛醴齊用伸祇薦尚  
享 不用祝嘏受福

墓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告于

某位依墓中所葬者稱

氣序流易春曰雨露既濡 秋曰霜露既降瞻掃封坐不勝感慕

考曰昊天罔極謹以粢盛醴齊用伸祇薦尚

享 不用祝嘏受福

古禮祭畢遂祭后土氏祝文曰維年歲月朔  
越日某敢告于

后土氏之神某恭脩歲事于某親某位之墓

惟時保佑實賴

神休謹以某物祇獻尚

享

冠笄告辭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子孫名某今日冠笄恭伸

參謁敢告

納采告云納幣則改采為幣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子孫某議聘某人之女某

今日納采敢告



女許人則云某之孫女某議許某人之子某今日納采敢告

成婚預告祝文告于祠堂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曾孫某敢告于

列位依神主所稱次序書于一祝

伏以翼日吉辰為長男某娶某氏之女某禮行

親迎如壻不克親迎不用此句謹以粢盛醴齊

預伸告薦尚

享 祝嘏同時祭云

三朝致祭祝文成婚之夕婚婦詣祠堂祝

讚者唱云婚婦謹叅再拜設具如正旦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男某敢告于

列位每卓一祝板如時祭儀設于正寢

伏為某之孫子某娶婦某氏謹以潔牲粢盛醴齊

恭伸祇薦尚

享

祝嘏云吉禮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宜家宜室永

諧伉儷之懽有子有孫茂衍本枝之慶尚祈餘

澤垂裕後昆敢告

生好女子滿月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孝男曾孫某敢告于

列位設于祠堂依神主稱共用一祝板

伏爲某男之婦某氏生好名某今日彌月謹以

粢盛醴齊恭伸告薦尚

享 祝嘏同時祭云

俗節告辭

維年月日某男某茲遇某節謹以某物祇薦敢

告清明端午七夕重陽薦以時俗所尚之物如

粽子糕糰饅餅

正旦朔望告辭

維年月日某男某茲遇正旦月朔望冬至恭伸

參謁敢告

正旦每月朔日設茶果酒肴隨時新物行八拜

之禮望日但設茶如有果物尤佳冬至日如先

期已祭則如正旦儀

晨謁

每日早晨焚香瞻禮致敬

出入必告

近出則瞻禮而行歸亦如之

遠出則焚香再拜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



拜而行歸亦焚香再拜告云某今日歸自其所  
敢告又再拜

經月而出歸則八拜告辭同前

### 薦新

時新有物則薦如春薦新茶夏薦時果秋冬瓜

橘之類

### 時祭用物

家禮四時祭篇首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  
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  
以牛爲羞也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其蔬  
果肴饌祭禮有式然亦稱家有無而行

### 茅沙

古以杪木爲池如今之種花方盆相似上用蓋  
中實淨黃沙束茅首一束於沙上愚只用新潔  
瓦盆方者亦可也祭畢束茅則與祝楮俱焚  
之

### 玄酒

家禮云祭之日取井花水一甌並置酒架上



今貯水于椀藉之以托置於香卓之上  
祭畢以水沃於沙盆中浸滌其沙後須仍用也

慮得集卷之三

冠婚儀略

冠笄男曰冠女曰笄

男女年十五之上才貌長成皆可冠笄命之以  
名

先製巾服一襲男子巾幘條圓領衫襪鞋女

子花冠釵銀褙子襖裙

擇日立春日或前後夙興沐浴束髮以幘加

巾衫條履主人引見于祠堂設茶酒果香燭

如正旦儀告辭具于祭禮習日遂見尊長行



四拜禮父母尊長爲之起乃受少者之禮使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曷以成人之道也

司馬溫公曰冠禮之廢久矣古者雖云二十而冠世俗之弊不可遽革好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亦美矣

### 議婚

男子年稍長則當議婚擇相知之家男女年貌相若才性良善者先問婦家俟其見許乃遣

媒氏或誠實親友以男之草帖往請女之草帖以歸詳議協吉則賚此儀略詣婦家稟白茶聘禮物必依家式願勿增改需索須得婦家誠心准信遂擇吉書正帖而行納采之禮納采謂納采擇之禮物卽俗云茶定也

茶一合紅絹藉

幣一合紅絹藉

綵段一對線紬綿紬花絹之類腰封

花朵

正帖一通紅帟依式楷書圓緘以紅



繒爲帕裹之置于幣上帟繒之類  
俱不許銷金只用素紅重厚者

果二合

麪豕鷺鷄各一合

酒十瓶

羊一控

計八合物須精實毋尚虛飾

媒氏紅綃纏身另備禮物

夙典主人告于祠堂詞具祭禮習目乃禮媒而  
送遣之

問訊俗云追節

或遇端午重陽或冬至元宵之節則具四合遣  
禮有無量力毋得過侈如方能用幣或繒或  
布則六合亦可蓋多不踰六合少不減四合  
也七夕暑熱不須用也

請期俗云道日

具物如問訊而不用幣乃書納聘與成婚之日  
以達

納聘言納聘幣俗云送禮

圓餅二合或六十或八十每個徑二尺

宜厚小不可薄大



炊饅二合數與餅同每个重一斤之下  
幣物二合衣段分於二合各物置段上  
衣段二副用厚實綵緞不得僭侈

花冠

花朵

銀首飾隨家所有慎勿假借

綿

絹

聘財寶鈔以四十貫爲則或米十石

價宜減不宜增

果二合以上八合並用綵絹爲藉

麪豕鷺雞四合

羊 酒

計十二合力乏則預達而釐減之

媒氏幣鈔纏身禮物

催粧俗云七日五日檐今併爲壹

簇果一合

豕肉鷄魚各一合

飯米一合

以上之物係是新婦在途之食或用

席亦新婦在途之藉耳俗以米席爲

婦踏脚乃斜術也斷不當用也而席



用可卧者或有裊藉之尤佳

花髻一合脂粉簪鈿刺面線針之類

衣服一合汗衫襖裙腰袴襪鞋蓋頭大

衣帔或背子 俱用紅絹爲藉

已上之物係新婦所看者

計六合

此一節愚意謂之催粧者乃促婦出  
閤而歸夫家則辭其父母而用夫家  
之衣食云耳亦合於義也非爲厭勝  
也故不合理者勿用

迎接親迎最好恐姻家不欲行或婿家不

能行耳度其可行而行之可也如拜答  
或略之

婿躬至婦家迎婦曰親迎用鴈一對可侑以酒

無鴈則果合酒尊不及則酒肴亦可或以道

遠則候於途次親迎迎字去聲言逆往迎之

使來曰親迎非迎接之謂也仍用遠近接之

婦家待婿以常禮婿未敢拜妻之父母因婦

未見公婆也俟婦出門婿則先回以待婦至

古用燈籠導婿



親戚往迎曰遠接近接所用酒饌之物則稱家而行不可競誇仍犒從者酒肴此乃接來親尊途中之飲食耳却勿太吝

### 成婚

先期一日主人以婿見於祠堂具物預祭告之祝文具於祭禮習日婦至婿家具茶湯以俟來賓預備燈燭薪火以照之

贊禮者引婿卽詣婦前迎婦入門世俗爭捱勝負最是惡况必用禁止止用花燭相迎燭多爲妙扶婿者亦用婦人爲是藉地用席亦

重新人之故無亦不妨俗云九空地非  
撒料鏡熨攔門間龍飯饒及一切厭飾

禁止亦不用坐堂近聞俗云用銀米置

以代坐堂者尤爲惡甚並不可用婿迎婦

門同拜天地遂詣祠堂參謁俱用茶酒果糰

贊禮唱云婿婦謹叅四拜遂入中堂婿立於

東婦立於西對面行交拜之禮設席相對行

四拜此婿婦初見當行之禮其扶持者皆在

後乃同入房竝坐床上婿左婦右俾小姑娘或

從者啓蓋氈不用撒帳交杯等術坐床一節



用代古禮人房卸衣燭出之遺意不得不爾  
少頃婿先出婦卸花髻改粧冠飾禮服偕婿  
同詣中堂叅見公婆尊長叙親會禮乃見妻  
之父母及來賓者坐床之後婿婦宜少休次  
日盛服叅見叙親姝爲從容亦合古禮

### 禮賓

禮待來賓設席宜整仍視家力切勿踰分虛費  
誇誕踞傲酒以成禮勿致於醉恐失體貌此  
所謂享也享禮有容色是也

送女往婿家尤宜慊慎





犒從者初到先以饅頭大肉酒飯飽之煖之則  
無喧鬧然後設席待之俾老成者主其事恐  
大醉有失

答賓其物稱家有無勿誇勿吝

會親設席則稍次於待賓者此所謂宴也宴則  
相與其會之會親之禮亦在次日爲從容

三朝婦來第三日俗云三朝也

古者三日婦家設饌俾婦饋於舅姑舅姑享之  
今不能然但令婦供湯行禮 今俗公姑設  
席待婦亦好



具祀先之祭於中堂主人主婦以婿婦行禮其儀如時祭具物可豐而不可槩也祝文具於

祭禮習目

教以婦儀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教婦初來誠爲急務教之之要先教以柔順恭勤事長事夫處家庭之道次及飲食衣服日用常行之事爲夫者尤宜教之蓋以先入之言爲主也合語之曰吾家自祖宗以來夫婦竝以恩義相守皆無妬忌不良者爾今初來便當學爲善事奉親

必孝事夫必柔妯娌必謙和宗族必雍睦待下必慈惠處身必端謹母多言妄語母聽讒挾詐母懶惰母貪婪至於衣服飲食之事必代尊長之勞蠶麻絰績之工必爲少者之首保我繼嗣成我家業咸在於爾矣如此則爲吾家賢哲之婦也必使曉之聽之從而行之母但虛設而已果能如此乃爲夫者終身之福也亦一家之福也不能者反此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可不謹乎

按禮謹於大昏乃人倫之重事家禮備詳所宜



鑒之前條所言則吾家所行者至於議婚具禮之際尤當以衷情爲姻家詳陳之自今凡有男女婚姻必煩媒氏或誠信親友請親家曰貲裝豐富吾家不尚不必婦有財勢便行畏重婦無財勢便行輕欺母勞多費也但要婦能執守婦道聽從教訓繼嗣克家而已然爲公婆與夫者切不可問閨裝奩有無多寡因啓愛憎之釁此輩小輩也如或儉薄宜稍賙之如或誇飾必使抑之雖是新人盛飾亦要歸之純厚可也尤不可數易也凡我姻家望能相體相恕而母多求責備以親親爲念庶幾兩無嫌疑而有交愛之誼也至於成婚之際尤宜容恕相歡以全兩家之好可也吾爲此式誠愧簡略乃量事度力而爲者惟稱寒家之所宜耳不可爲通訓也願爲姻者幸勿深誚焉蓋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也子孫富母改益貧則稱事而刪之求乎中理而已冀無習俗之弊而有禮義之方可以及時嫁娶也凡我子孫其永守而藏之

草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長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

右見議親

今日吉日草帖

正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長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某氏某

次女三代彼各相知三代勿用不妨

曾祖諱某 故則云諱在則云名

祖諱某

父名某

母某氏

右定議與

某宅第幾令嗣某聯姻者某氏某字亦可

洪武 年 月 日帖子



慮得集卷之四

治喪記要

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  
而有所拘忌豈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婦不親  
臨不哭泣者哉唐呂才序陰陽書之言誠爲確  
論也夫古人制喪極爲詳盡乃人子送死無憾  
者可以當大事也柰何貧家力弱不能悉備姑  
酌其可行而已遂致於率略也且如初終易簣  
沐浴巾衣鞋襪一如生時穿着等事俱是人子  
可爲之易者何可率略也古用飯會今俗用珠



鄙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蘸水拭掠口齒繫之  
可也必用絞衾裹而結束殮入於棺漆粘棺口  
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虫水之入也看裹衾  
肢體務要安頓停當件件手到使吾心無所遺  
悔方可仍看家禮參酌而行之及葬埋之事尤  
不可拘忌宜深慮之舉柩登途及下壙之際最  
宜防慎安詳其杠索之類須親過目輟泣以扶  
視之可也壙內若多用磚石本乎愛重恐後不  
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爲無  
累也只是多製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實

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  
去皮爲段長過棺底之濶密密橫排一二層於  
蓋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木縫隙及其兩頭  
近土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  
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爲度期於堅固便如  
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滄三沙自然膠硬如石  
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頽壓於  
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  
爲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  
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



而固之亦可略用揆成磚砌之亦可

棺用松杉木隨力營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爲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至囑至囑却須預漆內外之縫爲佳

棺內必用屍床以杉版爲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枕止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襯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

床上用一布褥或攀枝花或木綿花厚裝在內不須用席有絞衾包襯之耳

枕用圓頂布袋以細末香裝實在內其外以細布裹之更用帛裝薄綿而夾之如枕衣以藉首切勿用灰枕久埋則灰濕而滷漬於首矣

衣服自裏至表一如生時着之務令端正平妥勿得苟且須是人子親視而詳檢之必要十分停當

男子禮服冠幘幅巾鶴氅或深衣綿襪綿履

婦女首飾只用薄銀鍍木者佳禮服合用紗冠大衣霞帔或只用褙子長襖隨家所有者襖裙鞋



襪裏衣俱用生時着者或新製又佳 握手俱用絹帛必要潔淨勿用珍異裝飾竝須儉素久遠無害

絞衾只用其一以白綿布或好絹如被夾之裝綿在內或彈木綿花亦可約濶六尺長丈三四尺四角勿得裁剪須是寬製則可包裹也古者小歛大歛之衾各有制度今恐不能只用其一如被樣者乃從省且便耳

巾衣條紳襪履禮服既俱着完躬視周正妥帖上下內外竝無一件之不了則衆手輕移於絞

衾之中間又再周遍詳視不須促迫緩緩看得停當乃先掩足次掩首使衾裔上下叅搭於中次掩左次掩右着邊着際俱要手到又再三看得端正使無罅隙及皺摺不齊預製絹帶十條濶寸半長二尺許作五道對綴於兩旁針線極要牢密而活結於身中間以次垂下綴帶宜勻停在項之更下勿叅差不整須要端正切莫造次斯可矣此謂之小歛移屍入棺復以衾裹之覆之謂之大歛茲併而用其一亦可也切不可不盡心盡力恐遺後日之悔一入棺殮再不可



動矣至慎至詳之其多用綿裹者虫蟻不能入也肩足兩旁以舊衣潔者塞之以防動搖永無欹偏之患若綿衾裹厚則亦自無空處矣

凡移屍及殮入之時須預備長手巾或淨布三五條絡於身下衆手輕舉而平穩移之其合用甃板之類亦必預爲措辦安置毋得臨時自誤明器據鄙見男子可用筆硯紙墨婦女可用針線剪尺其苞管什物及梳鏡圖書之類倣古遺意略用不妨無亦不妨今俗用飯團竹棒過河棍生炭紙錢及一應邪說之物俱不當用切宜禁

### 絕至囑至囑

#### 銘旌依式用

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與其易也寧戚須以哀爲主力如可及却不當吝惟婦人頭帶止許垂下尺五足矣斷不可太長而招戲侮蓋非美飾也

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爲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瀝和三沙乾濕得所堆聚而會之俟熱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



築之亦可常見衛者言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滄亦難發柩

已上送終之物皆當預先辦完不可諱惡而自誤臨時倉卒惡况者有之爲人者爲子孫者可不隨力而爲哉

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晴明便葬百日卒哭祔禫並依禮制貧富可行奠獻羹飯竝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褻瀆於亡者祭之以禮可不慎乎合祭之期及祝文家禮有式

居喪茹素非爲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哭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耳俗造素食反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俱是美味皆不當入口痛念之至情自不安也惟衰老之人須得滋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麩之類其盛祭競侈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却絕之不可誇耀越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

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



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致之禮法亦不當然及不當用諸音樂技戲之類

俗作醮事佛事賢哲者自宜斷然不作勿泥於俗習可也人子欲爲父母資福在乎修德行仁力爲善事耳苟能移其所費於棺衾殯葬禮祭之用而盡其愛親之心豈不合於天理哉在明識者之所擇焉

慮得集卷之四 終

慮得集附錄上

題溫公解禪偈後

溫公解禪偈非徒開悟迷途乃引學者以當道修入德之門也且置是名之下六語但循上文爲學則自有序進其初言人之非心可畏而可格也其次則不惑不動心也又其次從根本上行則得安宅正路也如是能誠且久而言可爲師而行可爲法也終則以致道義隆盛於身功德光被於物天下後世咸曰賢人也聖人也豈不可乎且佛亦何嘗不勸人以孝弟忠信者邪



題陰德記後

范文正公撰竇公陰德記所謂樂道人之善蓋欲使天下後世士君子興起濟人利物之心而擴克之也我先處士亦嘗有志惜乎值亂而不傳後二十年門人呂懶翁獨能倣倣而力行之其庶幾竇公之所爲矣而其實後必有繼書者懶翁又欲此記廣傳於世也俾書以刻石僕荒陋不堪竊揆斯記之傳在乎先賢之文與夫懶翁之志不繫乎字書之妍拙也敬慕其事勉而書之懶翁姓呂字彥經時年近七十矣

洪武壬申六月壬子痾菴題

敬題宗支圖譜後

古者上自王公下及士民家有宗法其詳有圖有譜誠以爲人生之重事也去古逾遠唯帝王世系著于史傳士民則莫之見聞也幸近世有二三君子倣古立法尚可攷而學之奈何世俗以爲迂濶無益棄而不行噫可謂不知其本也夫宗族世代旣多必明圖譜圖譜一立則其系有源族屬有序矣且圖譜不患不立世代不患不多所患子孫無賢者耳或曰使子孫賢邪無



圖譜無害使不肖邪有圖譜何救是大不然蓋  
圖譜者乃自賢子孫出子孫務學爲賢修而傳  
之雖歷千百世而不紊皆可知其所自來孝弟  
由之以生倫叙由之以明源流由之以悠久相  
率而爲禮義之俗是亦有關於風教也可不重  
歟蓋非沾名求譽之云也余早歲侍先公左右  
命藁本族宗支圖譜予時愚劣未知其爲重事  
也中遭世故歲無寧居幸而舊稿具存戊辰之  
春卧病于衡茅之下既編類黃楊詩集及傳芳  
集痛念先公之不得見謹遵遺意尋緝舊稿類

爲三本一爲華氏宗支圖使開卷卽見世次支  
派之源流一爲宗系圖使各知本系雖世次愈  
多而枝葉不紊易於傳寫一爲支序譜則長幼  
尊卑生死歲月嫁娶子女及年若干葬某原與  
夫平生德業之實咸著于下庶有所勸俾習於  
善也子孫能世守修而傳之豈不深慰祖宗之  
心哉凡吾子孫者宜鑑而勉之

代題丹溪藥要序

丹溪藥要者金華朱先生之門人錄其所見聞  
之法也先生字彥修號丹溪許文懿公之高弟



道學君子也兼精醫術遂以名世先生之學深造乎天人之理而爲醫也祖述軒岐貫通張劉諸子而折衷之凡立法著書處方制治仁心仁聞備載乎浦江戴叔能氏所撰丹溪翁傳中由是觀之此藥要蓋其粗耳未盡先生教人之全旨也雖然後之學醫者倘能沿流討源觸類以求之而處方治病則庶乎其不差矣

辛酉自省詩誠

勿貪可無悔每起貪得之念未嘗遂意動輒得咎而失利故勿貪則少悔而遠吝矣

守分可無憂予賴先業遂有田廬之守雖或屢空未嘗饑寒使勤力其中自分可足而無憂矣

堅制可無怨鄙性不能執方又不揣量每欲爲人分憂解隙作成相助始若甚易終則反累而招怨比比有之茲欲不干以堅忍自制克勵可無求能克於躬而自奮勵其力不外求於人則可以自強而志不餒矣

余性不記每有過爲初不詳思終必受侮而憂怨隨之今年四十餘矣志業未成家計未



立仰事俯育之道未備言不能見信於人行  
不能敏於事衰病是增日月逝矣過誤豈可  
數哉辛酉之冬一陽復始端居自念正是惕  
省之時乃以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  
四要刊書於几讀之偶成規誡之詞於是錄  
於座隅日以自省爲持心修身改過遷善之  
始也

錄壁上舊題

吾家零替已久區區僅能守貧居此惟務力田  
治生別無營計歲收除供賦稅及農工器用之

外所餘無幾雖克已儉素而春秋烝嘗甘旨奉  
養舉家衣食咸未克贍每慙於心故宜節之又  
節匪圖蓄積贏餘所冀餽粥之不缺耳誠非飾  
辭鄙吝乃不得已也其於饋送親友接待賓客  
時節慶賞會合宴飲之事一切且未敢攀講唯  
知己者幸容恕之洪武七年十二月二日書後  
十六年庚午仲春十三日揭而觀之歎初間之  
窘乏不易至於今日思所以克終故畱以爲鑒

紀夢

戊辰季春十有六日子後夢東坡晦菴偕二老



先生對坐書齋窓下舉目平湖遠際于山春明  
景物可愛宛然見一道人白衣峩巾乘舟中流  
自西徂東忽值片雲飛雨道人儼坐舟上悠悠  
然旁山玩景迤邐而去殊不以雨輟興旣而晴  
光暎目晦菴目予云要在自家意思寬緩自好  
東坡皆笑予喜承教深契斯言就席而拜頓首  
而覺則風雨作聲晨鷄亦鳴天將曙矣於是盥  
漱焚香書于屏間紀其事焉

貽書常念一親友欲書不果姑存之以自

警焉戊辰仲夏也

曲突徙薪易爲力而所益必多焦頭爛額難爲  
功而所損不少嗟乎然而人常忽其易而願行  
其難也可謂智乎故夫智者之行事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爲智矣雖  
或僥倖寧無悔吝乎是故治其微則用力少而  
成功多救其著則有所不及也士君子臨事之  
際必當平氣聽受人言更能不耻下問不念舊  
惡不以人廢言詳察是非審度輕重勿放於利  
勿踵前轍不逆其詐不億不信能行吾所明毋  
行吾所昧如是則樂聞所益而無損不亦智乎



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擬寄慎獨公

一曰忠盡己不欺之謂事君之道也

二曰恕推己及物之謂待人之道也

三曰謙位高身卑不矜不侮處己之道也

四曰和言溫貌恭不訐不黨處同寮之道也

五曰戒怒心氣寬平不暴不遷於人可得其情

於事可得其理治人居官之道也

六曰忘怨不念舊惡不嗔直言憎而知其善公

而無所私正心崇德之道也

七曰廣學問博學不厭下問不耻孜孜奉國憂

公如家卿大夫之道也

八曰存陰隲增延福壽慶流子孫光顯祖宗名

書史冊全德令終之道也

慎獨公與吾交義兼親友初焉甚厚知吾誠直

所與言議無不以爲是間不相見則彼此心動

既見而喜每曰弟與兄可謂神交也助吾之力

周吾之貧故特感之嘗忠告善道以報之末年

聽讒忌直不克有終吾亦以數斯䟽之戒自省

中心則無所負也而此書誠或恐見嫌是以弗



達姑存斯稿以俟知者

訓蒙習書

洒掃應對安詳恭敬言溫氣和意誠心正篤學  
修身孝弟忠信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仁熟義精  
爲賢希聖書此訓辭子孫是聽

遺懷自釋

收薄田	住陋屋	着麗衣	喫淡粥
低頭行	踈足宿	勿貪財	休縱慾
善固窮	能忍辱	屈如伸	是爲福

自撰祭文

維年月日甲子

惟靈孝弟不能通於神明忠信不能措之事業  
雖存於世何益於時然而生也淡泊無所遂於  
身死也優游無可得而名尚 享

故巡檢錢公壙誌

公姓錢氏諱汝霖字景思常之無錫人高祖諱  
某妣某氏葬膠山之龍腿山曾祖諱珏字某元  
封承直郎妣馬氏祖諱嵩字春山元封常州路  
府判妣華氏封恭人並居梅里鄉堠山之西葬  
堠山之東原考諱世忠字士諤元鎮南王府鷹



坊總管遷居延祥鄉甘露鎮之西市妣華氏隆  
亭通八提舉之長女適生二子長諱某字景方  
蚤卒次卽公也其次則庶弟三人俱不克終公  
之從父俱仕元世其崑山知州言貌悉似蒙古  
故太師帖木真見愛遂以女妻之世良累官至  
廣東宣慰司副元帥有威名褒封祖父時人榮  
之世昌宣徽院宣使是以總管命公從行省平  
章八丹公征漳州以平賊功授慶元路昌國州  
北界鎮巡檢在官以廉能稱後假便省親適緣  
海郡縣陷沒遂不能往省府乃檄公權本鎮司

丙申張氏陷吳城遣其徒據鎮市總管輒率鎮  
人舉兵克復其下反爲賊用遂殺庶弟以求賞  
而總管亦遇害丁酉四月也公偶以他適而獲  
免欲復讐不果後張氏降元政益衰亂竟無錄  
其事者公於是退耕於村墅鬱鬱獨居終身不  
復至鎮市迨乎

大明平定天下前官例召擢用公以老還鄉里杜  
門屏迹布衣茅屋自適而已生於延祐丙辰三  
月二十八日忽邁疾以洪武丁卯三月八日卒  
於所居年七十二娶李氏鎮人芝瑞處士之女



有操行生於辛亥十月九日後公五年正月十九日病卒年八十二合葬於所居之左其地名曰嚴莊在鵝湖之西胡橋之東北也子男二人長曰名復字性初娶鄒氏次曰名善字本初娶華氏女四人長曰淑某婚華啓原次曰淑清婚華覲曰淑女婚華棕韡曰淑德婚楊諷孫男四人曰宗仁字伯信曰宗義字仲信曰宗禮字叔信曰宗智字季信伯與叔長所出也仲與季次所出也孫女四人皆適良家曾孫男女七人皆幼嗚呼錢氏於前朝世以豪右名于鄉人多才

傑仕亦顯達代異時遷氣象頓衰至公之季年諸子諸孫先後從軍名復宗禮戍雲南名善戍隴西宗仁戍山東宗義戍遼東於是乎分適矣惟季叔名世某字士弘在雖然有盛必有衰有散則有聚理之常也余爲之婚竊悲其家族繁而無譜支多而派分故直述其詳俾其子孫有攷於後焉爾姑以爲壙誌

洪武癸酉仲春婿華宗韡公愷誌



慮得集附錄下

夢視先公

一絕趨庭二十年年春到倍悽然  
光陰有限恩何極報荅無由歲屢遷  
夢裡音容渾似昔人間故舊不如前  
覺來猶記承歡處涕淚交流落枕邊

夢先公自外而歸

燈燭熒煌接父歸宛然昔日好容儀  
解衣盤薄携班杖放帽寬閒撚白髭  
謁廟不忘循禮節趨庭便欲問書詩  
晨雞唱斷承懽處不覺潛潛涕



淚垂

壽慈闈八十

慈闈八十喜康寧  
綵服曾孫又滿庭  
曉捧北堂長壽酒  
夜瞻南極老人星  
吾門積善膺餘慶  
來客同歡拱百齡  
正值昇平風景好  
軒前春草日青青

挽先弟三秀才

憶昔堦庭戲綵衣  
雁行齊列最相宜  
春風花下同騎馬  
秋雨軒前並賦詩  
骨肉豈忘生死別  
音容長夢笑談時  
痛憐去後無消息  
徒向空房哭

總帷

示子

父子真天性  
弟兄情亦同  
願存相好念  
莫學外家風

題滄浪軒

僻地幽棲野水濔  
滄浪一派遶雲林  
光浮曉日含羣動  
風起寒窓聽小音  
虎豹縱橫塵不到  
魚龍偃卧蟄還深  
濯纓濯足非真趣  
倚檻觀瀾洗我心

送張師浩還梁溪憶四弟



故人歸興促行程  
蘋末風生動客情  
今夜梁溪逢舍弟  
相思相望月同明

歸故里

頻年惜別恨縈懷  
今夕還家笑語諧  
共喜軒前仍有鶴  
獨憐塢內已無豺  
西風髮白人將老  
東閣花紅景又佳  
願爾自求多福祉  
長留春色慰吾儕

送錢丈還涼州

十載從軍兩鬢霜  
歸來仍整舊行裝  
關山迢遞人千里  
故舊殷勤酒一觴  
投老不堪頻作客  
思

親擬合便還鄉班  
超功業須年少  
付與諸郎奕世芳

題梁巡檢水竹居

仗鉞來江濟  
重尋水竹居  
微巡有餘暇  
長日靜觀書

題畫次管玄伯韻

戴勝來時花正飛  
鱖魚出水荇初肥  
五湖風月渾如舊  
雨笠烟蓑竟不歸

戲題呂仙翁桃源圖

桃源隱跡幾千年  
曾被漁人識洞天  
此日題詩



空看畫他年騎鶴會真仙

次劉丈壁上韻

臘盡梅凝雪同雲凍不開  
新春風景好還共看  
花來

癸酉初夏病中栽蓮

聞居久病悶無涯  
鑿地栽蓮意頗佳  
今歲先開  
數朶葉明年還看滿池花

寄大兄興仁

默坐閒窓悶滿懷  
春來依舊事多乖  
年將六十  
無佳趣空對兒孫志未諧

四月韶光頗稱懷  
眼前人事未全乖  
北窓卧看  
諸孫戲摘果穿花  
劇笑諧

次韻荅韓安陽惠松花糕

菊蕊芳猶食松花甘可食  
遠承詩共寄雅稱玉  
爲團色重疑初濕香輕喜故乾  
調漿須用熱和  
蜜豈嫌寒療病欺  
蘓橘克饑勝楚蘭  
安陽能製  
粉勻漏枉求丹重德慚  
何報衰年藉此安仙翁  
存古義分薦赤瑛盤

述懷

堪嗟老景病纏身  
况復家居嬾見人  
石鼎煎茶



濃當酒茅簷曝背暖如春樂天知命無榮辱體  
道隨時有屈伸莫問浮生塵世事相看又喜歲  
華新

得大兒書作詩寄之

候見隴頭人詩書寫意真汝憂多病久我念遠  
遊頻終日惟看火諸孫競拾薪愁懷應解遣歲  
曆又頒新

再寄大兒與仁

花落深林晚淒涼又一春杖藜徐散步卮酒不  
沾唇無復繁華夢空餘老病身裁詩強排悶寄

汝遠遊人

四月情況殊不佳勉強入市暴熱

往事渾如夢浮生良可歎鶯花愁裏過風月病  
中看坐久腰如痛行遲腿亦酸時光頓炎熱未  
敢說求安

九月廿五夜枕上聞雨寄示與仁兼簡允

莊弟

風雨瀟瀟夜無眠憶遠行自慚衰老日猶抱別  
離情吉水舟初上雲陽月正明來年春色好准  
擬望歸程



歲暮獨坐書懷四首非可爲詩聊以寫意  
歲盡愁難盡情深慮轉深生涯貧且賤憂道古  
猶今豈爲求名論空慚濟物心斯文如未墜千  
載有知音

斯道從先覺新民亦古人生逢湯武世跡近許  
巢隣俗務渾如舊年華忽又新一心能此念萬  
物卽皆春

曝背倚茅簷垂垂白髮添酒同詩摠廢憂與病  
相兼物理非難料著龜未易占自知真懶拙不  
是樂幽潛

古來憂道者往往不憂貧已欲循天理心惟濟  
物仁冰霜初入臘梅柳已知春人事難爲方林  
泉獨善身

學賦人月圓春季卽事二首

年過半百兼多病晨起強披衣小窓孤坐流鶯  
巧轉乳燕交飛最憐光景攬梭過了綠暗紅  
稀連朝無奈狂風驟雨斷送春歸

年年花落鶯方到猶解送殘春想應風雨棲遲  
何地送我良辰幸然知止尋幽托跡穩處藏  
身終朝窓外聞關對語似伴閒人



辭世

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逍遙天地間

慮得集附錄下終

慮得集後序

易艮卦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何所處之分也大學經曰慮而後能得得者何事理之當然也世之踰分僭處肆欲妄行取快意於所事而陷身於非彝者皆坐於不思不慮之過爾能思而慮則理達分定尚奚僭妄之失哉無錫華伯諄以其先尊公愷翁所撰家訓一帙曰慮得集來謁余序披簡閱之乃知華氏自宋南渡時著姓今已十二世矣雖家故羸于貲其崇儒好禮樂德行義歷世皆然迨伯諄先大父彥清



父公愷皆勵志問學所著詩文有黃楊集雜述等篇藏于家伯諄昆仲凡若干人又能續其先緒刻意儒業信故家世德之傳爲有自也其家勸三篇首則序祖宗相傳世次積善起家之由次則公愷自述其幹蠱事親繼承之緒訓示後人則以繩祖武趾前猷敦孝第典禮讓爲事是乃飭子孫修身謹行者所當然也其於勤稼穡供貢賦務忠厚慎取予是又飭子孫力農報本存心節物者所當然也以至冠婚有儀略治喪有紀要祭禮有習目又皆責成人正夫婦謹終

追遠者所當然也無一言而有過分之求無一事而非當然之則其體念之深思慮之熟示訓之諄貽謀之遠於此可見非有得於大易兼山艮止之象深於聖賢大學之教其能然乎噫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然作之者有其父述之者無其子則亦徒焉耳矣何則昔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遺伯魯三年而問之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今伯諄之昆季乃能寶其先訓守其家法惓惓不忘如此其賢於人也遠



矣爲伯諄子若孫者尚聰聽祖考之彝訓永保  
而世守之哉

永樂乙酉秋八月朔旦鄱陽劉據直方序

書慮得集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書余讀毘  
陵貞固華處士慮得集而重感焉華氏爲堠陽  
鉅族世以尊德樂義相承故處士之立言制行  
皆切於致知力行之事也曰家勸尊祖以示訓  
忠厚而惻怛曰祭禮習日酌古以準今有餘而  
不紊曰冠婚儀略尚質而右文豐約而適中曰  
婦儀之教辭簡而意切曰治喪記要量事以制  
宜固可以垂世而立教噫若貞固處士者蓋亦  
得夫知行兼該之要矣豈與世之浮華務外者



之所可同日語哉抑韓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子仲諄伯訓咸敦本而尚質爲能守其家法者間以是集鋟梓以廣其傳矣其孫思濟復來京師徵言於余竊嘉其體道不惑有明切可傳之實而其子若孫繼繼繩繩之不懈也故不辭而書於卷末以爲敦本力行之勸云

正統元年龍集丙辰秋九月初吉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雲間沈榮書

### 題慮得集卷後

慮得集者貞固處士華公愷所述也華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爲無錫隆亭右族繼遷埃陽衣冠詩禮之蟬聯孝友節義之昭著奕世相承務積陰德邦之文獻莫或先焉至處士元季兵起間關亂離卒能敬承父志克復舊業可謂賢也矣慮後之子孫或狃於宴安流於侈靡習於浮薄故述是集以示訓蓋有取於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旨夫慮之爲言思也孟軻氏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處士之所以克



勵勤苦於擾攘之餘復振厥家於平定之日非  
慮而後能得能若是乎觀其集中所著曰家勸  
曰祭禮習目曰冠婚儀略曰治喪記要與凡詩  
文等篇千言萬語無非欲子孫之讀書好禮務  
本安分敦朴實去浮華推惠愛斟酌古今自成  
一家之軌範其憂之深慮之遠而善於貽謀者  
何如哉爲後人者能誠於是而觀前人之行事  
究前人之用心思其所以成立者如是之難所  
以振復者如是其不易克儉克勤尚志尚德庶  
無負於乃翁惓惓之命則華氏之盛蓋未可量

也因其子伯訓求言書以勗之

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三月初吉文林郎知  
無錫縣致仕永嘉項伍題



題華處士慮得集後

大江以南浙以西數郡間多富家大抵耻儉而喜奢崇末而忘本以是不旋踵衰落者亦不少獨聞無錫有華氏者敦本尚儉不過爲浮靡事故久而彌盛鄉間莫之或先焉余竊怪其能違俗而未知其由也比者華之彥守正甫來京師間以其曾大父貞固先生所爲慮得集示余余觀之旣乃知其家訓有自來矣貽謀之良繼承之善皆可重哉於戲使其子若孫能遞守而勿失雖百世其昌宜也



成化七年辛卯歲春二月戊申翰林侍

讀安成彭華識